

(香港)林燕妮 著

变心锁

變心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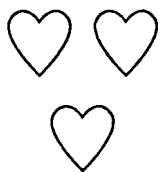


.5
4

远方出版社

变 心 锁

林燕妮 著



~~1999年1月~~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弋

封面设计:董 春

林燕妮作品集之:

变 心 锁

作 者:林燕妮 著

出 版: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印 刷: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

厂 址: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 字数:60 千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7-80595-113-6/I·45

定 价:9.80 元

(如有装订、印刷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楔 子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褚湘寒静静地立在卧室阳台前，将自己融入在一片漆黑中，也任多情婉约的月光透映在她窈窕玲珑的身影上。

她神情木然的凝睇着稀稀疏疏、高悬在夜幕中，仍不忘尽情散发浑身光芒的点点星子，一颗汨汨淌血的芳心更是充满了无尽的凄楚和悲凉。

她那张在月夜迷蒙中更显得风姿楚楚的容颜是如斯惨白而毫无生气，如果不是那双被泪光燃亮的明眸仍然散发着动人心魂的魅力，在夜风微微的吹拂中，她那僵直而纤盈飘渺的身影，再加上一头蓬乱飞舞的长发，在夜雾神秘寂寥的背景烘托下，真的是颇具撼人心悸而诡异迷离的气氛。

秋的萧瑟和浪漫在夜的包裹下，更是雪上加霜的添增了褚湘寒心中的痛楚和凄怆，她泪影闪烁的牵动着干涩的嘴角，不胜楚楚地打了个寒颤，心绪如麻地低低念着唐朝诗人岑参的一阙诗词：

梁园日暮乱飞鸟，
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

春来还发旧时花。

她细细咀嚼着其中那份悲愁无处倾吐的哀痛和感伤，泪光盈盈的一对眸子再也载不动泛滥欲滴的泪河，于是，她低低地掩面抽泣起来——任不争气的泪雨排山倒海的淹没了她那张苍白美丽而无限哀愁的小脸……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万籁俱寂中，褚湘寒只听见自己间断迭起的抽噎声，以及夜风偶尔扑打窗扉的声响。

她双眼红肿的静坐自己的床沿边，目光呆滞地捧着一本咖啡色的相簿，像个僵硬而毫无生命气息的雕塑般，只是那样麻木而死寂的静坐着，仿佛天地之间的生灵都随她破碎的芳心一块殒灭了，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光热和喜乐了。

接踵而来的苦难和折磨已经把她仅余一丝的尊严和希望都撕裂了，心如槁灰而满目疮痍的她，如今只剩下一副摇摇欲坠，不堪风雨飘摇而残破如花屑般的躯壳。

生命之于她，只是一种漫长而生不如死的煎熬和刑罚，只是漫漫无期、永不休止的灾难和梦魇——

医生的宣告是如此残忍而严厉的宣判了她的死期，哀莫大于心死，万念俱灰的她再也找不到任何苟延残喘，和命运加诸在她身上的不公抗挣到底的勇气。

轻生的念头再次强烈的占据她的心头，她深吸了一口气，像对待心爱的瑰宝般慢慢地打开了那本相簿——

甜蜜如梦的回忆和往事不堪回首的哀恸紧紧揪住她的五脏六腑。

她泪光模糊地梭巡着一张又一张触动心弦又让她悲不自胜的相片，尖锐如刀戳般的痛楚不断地随着泉涌不歇的泪浪深深地刺戳着她那扭曲、脆弱的一颗芳心。

在那本自大学开始就陆续细心珍藏整理的相簿里，她

看到她和向采尘俚影双双的留影，也从他们凝眸相视的浅笑盈盈中感受到这份令她心之为碎，魂为之摧的真情挚爱。

看到向采尘那张英挺俊俏、神采奕奕的男性脸庞，她贪婪地不忍移目，在一片泪雨中，她仿佛看见他那灼热有神而不改深情的凝睇，那惯于嘲谑又不失顽皮的微笑依稀还挂在他那薄薄而极具个性美的唇角上。

他是那样栩栩如生，神采飞扬，她真的不敢相信他已像云花一般凋零在她的生命之中，成了一页只能可怜兮兮的在追忆中捕捉触摸的南柯一梦？

曾经刻骨铭心、耳鬓厮磨的一切，如今却只能望着相片重温旧梦，褚湘寒的心中一恸，霎时又成了梨花带雨的哀愁佳人了。

她真的不敢相信她和向采尘、齐羽介、季子璜这“三剑客”的故事已经到了情灭缘尽的地步？！

想到生死成谜的向采尘，想到他和齐羽介、季子璜两个人自建国中学开始就建立起来的真挚情谊，想到——他们一块考进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一块联手策划课外社团活动，在松竹梅大赛中痛宰交大、中央大学的点滴趣事……她哀凄悲绝的心扉掠过一丝颤动，悲喜交集的情怀笼罩在她那张楚楚可怜、漾着斑驳泪痕的脸庞上。

思忆及，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中文系时所造成的空前震动，想到一向眼高于顶才情过人的向采尘经不起死党季子璜的蓄意挑衅，而拉下身段、卯足全劲加入追求她的阵营中“插花”的前尘往事，她的心情更是起伏难平，深深淫浸在一片绞人心痛的凄风寒雨中。

为了他那高傲自负的男性尊严，向来不把女孩子看在眼里，又被女同学关爱的眼神吓得退避三舍的向采尘，首次抛开掉一切的顾忌，运用他那俊逸出众潇洒不群的外貌，以及允文允武、能言善语的杰出才干对她采取若离若即的追

求攻势。

生就一张娃娃脸而个性促狭风趣，为人处事深谙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季子璜也不甘示弱的频频施展出各种令人难以招架的泡妞奇招，从苦肉计、诡媚术、紧迫盯人到情书朗诵，他这个走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儿的宝贝蛋为了出奇致胜，还真是无所不用甚极。

傲气逼人的向采尘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个性幽默又喜欢抬杠的季子璜则使出了亦步亦趋的黏人战术；唯一按兵不动、优闲自得、置身事外的人是一向惜语如金、深沉莫讳、浑身上下充满诗人忧郁飘逸气质的齐羽介。

这场以高额赌金掀开序曲的追逐比赛，最后在向采尘假戏真做而感人肺腑的爱情宣言下和平圆满的划下终曲。两年前，于向采尘拿到硕士学位的那天，他们在齐羽介温文真诚的祝福下，在季子璜妙语如珠又不失戏谑趣味的调侃下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极具浪漫豪华的订婚舞会。

属于他们生命中最美丽缤纷的一页梦幻还深深烙印在他们醺然若醉的心扉深处，冷血无情的命运之神却残酷地伸出狰狞的手硬生生地将他们从幸福的云端上推落于深不见底、万劫不复的深渊中，饱受痛苦的凌迟和折磨……

一颗晶莹的泪珠又串成两行情难自己的情泪，顺着褚湘寒白皙憔悴的面颊滚落，濡湿了她手中的相簿……

她轻轻合上那本牵引起她所有魂梦的记忆簿册，不睬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之后，接着咚咚而急促响起的门铃声。

她面无表情地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头抽出一叠便条纸，草草书写了一阙诗词，一阙足以道尽她目前一心求死，求解脱的无奈和悲怆情境……

小小的便条纸上，有着她潦草而不失清逸秀气的和迹，而这阙令人读来心情分外酸楚哀沉的诗词是：

楚宫慵扫眉黛新，

只自无言对暮春；
千古艰难唯一死，
伤心岂独息夫人。

然后，她放下笔，悄悄抽出了美工刀，缓缓地闭上酸楚而雾气蒙蒙的双眸，像座没有生命的泥娃娃般，麻木而释然的将尖锐刺目的刀锋往手腕的血管上轻轻刺戳下去——

A

万华的夜市永远充盈着吵杂沸腾的人声、车声，还有人潮杂沓、灯火幢幢的庙会景观。

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的凑热闹，因此精打细算擅于小本经营生意的摊贩和地摊业者也跟着人潮到处流窜。

他们不但精于跟顾客讨价还价，卖弄舌灿连花的艺术，更懂得跟疲于奔走取缔的警察先生们玩猫捉老鼠、狡兔三窟的通行游戏。

不过，若是没有惊人的体力和赖皮的工夫，要随便在台北市打游击、摆地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若没有两、三个同伴互相照会提携，要单打独斗的在警察先生不定时光顾荡，及地方小流氓恶意勒索、寻衅下安然做这种游走于法令边缘小本生意可说是危机四伏、朝不保夕，随时会有麻烦上身的恐惧感。

因此，历以宁不管在哪里摆地摊，都会和她的死党赵蓓莉及她最忠心的护花使者、贴身保镖欧尔培同进同出，互相关照呼应。

赵蓓莉负责收购各种稀奇古怪的艺术小玩意及女孩子的发饰和手炼，她则兼负会计和叫卖拉客的重头戏。

至于对她一向呵护备至，情有独钟的欧尔培，则利用课余时间充当侦察和保镖的任务。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瞒着他父母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

尚在淡江大学念书的他是欧家唯一的独生子，出身书香门弟的他在望子成龙的双亲眼中，是除了学业还是学业的乖宝宝。所以，将来必须出国继续深造，一路攻读博士学位的他是不该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儿女私情上，特别是历以宁这个身世飘零坎坷、家徒四壁的孤女身上。

为了他和历以宁之间的来往，他这个从来不曾和父母顶撞地的乖儿子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令双亲为之伤心愠怒的叛徒？！

为此，历以宁曾经自责愧疚的想和他保持距离，甚至——断绝往来。但，欧尔培却拿出他无坚不摧的耐性天天守在她的住处门口站岗。

不管历以宁的表现得如何的铁心石肠、无动于衷，他都风雨无悔、不改初衷的照样守护下去，那份逆来顺受的态度最后终于软化了历以宁那颗动容而争战不已的芳心。

但，为了现实生活而必须和三餐经费妥协的她，也清楚得知道她和欧尔培这段纯纯的情感是经不起岁月残酷的琢磨的。

爱情，是三餐温饱的人才有资格分享的心灵宴，不是她这个为衣食等基本生活四处奔波，看尽人情冷暖、世间炎凉的孤女能够奢求的一种梦想。

真正贫穷而无立锥之地的人是连作梦的时间都避不开现实生活的压迫和鞭笞的。

如她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不过，她倒是挺达观坚强的。为了自立更生，生性朴实无华、不善于逢迎交际的她，在高中毕业后立刻克服了面对陌生人的拘谨和腼腆，大着胆子在她的同窗好友赵蓓莉的邀约下，一块到万华夜市摆地摊。甚至，厚着脸皮穿梭于台北市的巷道内和执法人员大玩你追我逃、东藏西躲的把戏。

如果不是赵蓓莉在她父亲过世，债主天天上门逼债，走

林燕妮作品集

投无路之际伸出援手收留了她，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和那些面目可憎又穷凶恶极的债主周旋。

更别提要如何应对她那个嗜赌如命的叔叔不定时的骚扰和勒索。

六岁便失去母爱滋养的她，在长期经历父亲险晴不定、暴躁易怒的打骂教育下，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保护自己的生存能力。

季曲求全、逆来顺受已成了她面临恶劣环境而能全身而退的不二法门。

她常常在父亲失意悲绝的咆哮声中，泪眼迷蒙的拥着单薄的被褥，包裹着她那柔弱如风中飞絮、隐隐颤抖的身躯，不停地用力咬着下唇，命令自己要坚强地挺起背脊来，千万不可以灰心丧志，如果连她都放弃了和命运之神奋战下去的勇气，那么，她那个落魄失落、没有固定工作、必须时时藉着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的父亲会永远的沉溺在酒精的蛊惑中而没有清醒振作的一天——

她酸楚盎然地告诉自己，环境愈是窘迫艰困，她愈是要自爱自重，勇敢坚强。唯有如此，她才能在险霾的严冬中抱着希望静候春天的来临。

虽然，她的春天迟迟不曾来临，虽然，她的父亲最后还是死于酒精中毒、心脏衰竭的悲剧里。

虽然，命运之神仍然不肯大发慈悲放松它那双善于搬弄造化的手，停止对她的压迫和考验，更虽然，她那个十多年来没有给她过过好日子的父亲死后还留下一屁股烂债让她来扛，但，她还是孑然一身在风雨飘摇中，坚毅勇敢的挺身躯，去面对诡谲多变、风起云涌的人生挑战。

贫困的人只能忍命而没有退缩逃避的权利。

虽然，她并不甘于过这种摆地摊、缩头藏尾的生活；但，她并不气馁自卑，她相信只要她肯努力吃苦，假以时日，她

会在荆棘多刺的人生旅程中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的！

她有这个，自然赵蓓莉也有，所以，她们摆地摊摆得很起劲卖力，也常常忘了和警察玩捉迷藏的疲惫辛酸！

为了摆脱目前这种暂时寄人篱下的窘境，白天她又在东区一家快餐店打工，希望能早点存够钱，尽快实现她和赵蓓莉酝酿多时的梦想。

她们想开一家风格各异，充满异国情调的精品屋。

而她则可以利用店面的仓库充当睡铺，每天结束营业打烊之后，她可以因陋就简地睡在仓库里，一方面可以省下房租钱，另一方面还可以兼任免费的保安人员。

最重要的是，她可以摆脱那份从寄居在赵蓓莉家中便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心头的压力和歉疚感。

虽然，赵蓓莉的父母对她的唐突介入表达了由衷的欢迎和热忱；但，她毕竟是个外人，岂能因为别人的善心仁慈而浑然忘了做人应有的本分和原则。

别人的家再甜蜜温暖，再令自己眷恋欣羡，也终究是属于别人的，她这个身世堪怜的孤女只不过是一名过客，怎可厚着脸皮赖着不走，做个不识大体的不速之客？

家？天知道，每当深夜她和赵蓓莉摆地摊归来，赵妈妈那张圆滚滚而温暖慈祥的笑颜是怎么刺戳着她那颗冷暖相煎，又充满自怜和微妙妒意的少女芳心。

卖菜维生的赵妈妈自有着山东人率直耿直的性情，更有着令人耳朵发麻、常常招架不住的大嗓门，但，她和赵爸爸一样热情好客，也都有着死要面子，好胜逞强的倔脾气。

他们是历以宁见过抬杠吵架最多的一对夫妻了，偏偏，他们又恩爱亲密得很，无论经历过怎样火爆激烈的争执和冲突，他们都可以在事后迅速消化，转干戈为玉帛。

所以，住进赵家两个多月的历以宁虽然很不习惯他们

林燕妮作品集

那种扯着嗓门相互咆哮狂吼的争吵场面，但，经过赵蓓莉不厌其烦的机会教育，她这位个性喜好和平，崇尚沟通技巧的客人，也只好随遇而安，客随主便，学会装聋作哑的功夫，让不习惯慢慢妥协而变成自然了。

客居在赵蓓莉家，她虽然常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她倒是一个非常聪颖可人而懂事明理的好女孩，一大清早，当赵蓓莉仍蜷缩在柔软诱人的床铺里作她的春秋大梦之时，她这个“同床共枕”的室友早就起床梳洗更衣，主动而殷勤地进入厨房帮忙赵妈妈料理早餐，并随他们到滨江市场铺货、补货，料理所有细碎的事宜。

正因为她这样的善解人意，所以，深得赵蓓莉得的父母的喜爱和欢心，并不时主动提议说收她做干女儿。若非，历以宁顾忌赵蓓莉可能会有有的反应，她是说什么也不忍心数次婉拒拂逆他们的心意。

然而，在私心里，她早就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义父母了。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挚的心才是最可贵的，不是吗？

这天傍晚，万华夜市特别繁华热闹，万头钻动的人潮为她们带来了供不应求的生意。

不到两个钟头，许多刚从东南亚引进的摆饰及小玩意都被搜购一空。

赵蓓莉乐不可支的握着一叠为数可观的钞票，兴奋的光彩满在她清秀的脸上。“哇！今天真是满载而归，咱们可以提早收工，不必熬到三更半夜再摸黑回家罗！”她喜孜孜地说。

“先别太高兴，财不可露眼啊，你忘了上次我们被一群流氓跟踪勒索的事吗？”历以宁笑容可掬地提醒她。

赵蓓莉不以为意的扬起一道秀眉，“So what？我们最后还不是化险为夷？安然逃脱了吗？”

“是吗？”历以宁失笑地白了她一眼，“上次是我们好运，

凑巧有欧尔培在场，更凑巧的是有警察的巡逻车经过！否则，难保不会被劫财色！”

“这——你历大小姐可以安一百二十个心，，小姐我早就有防备了。”赵蓓莉一脸慧黠地从背袋里掏出一罐喷漆和一个口哨，神气活现地昂然下巴说：“这——哪个手痒又色胆包天的浑球敢打我们的主意，我就在他脸上喷字。”

历以宁啼笑皆非地瞅着她，一双水灵灵、黑白分明的眸子里盈满了趣意，“蓓莉，你是电影看多了，还是被漫画书给洗脑了，你以为那些会来勒索钱财的小流氓是卡通人物？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蛋，他们若没有三两下本事敢随便向别人洗劫钱财吗？”

“哼，他们就算不是蠢蛋，也跟白痴只有一线之隔，否则，他们就不会傻得甘冒法律的制裁去抢别人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更以为别人会乖乖地坐以待毙任他们蚕食鲸吞？”赵蓓莉振振有词的说。

忙着收拾善后的历以宁把剩不多的货品小心翼翼地放进帆布袋里。她掏出面纸擦拭额上的汗渍，重新把一头乌黑如瀑布般的秀发扎成发辮固定在脑后。“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就不会被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吓得噤若寒蝉，每天要住在铁栏杆层层包围的房舍中，跟木栅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可怜而悲哀。”

赵蓓莉接过另一名背袋扛在肩膀上，留着一头短发、身弄修长瘦削的她，从背后望去常会被别人误解成男孩子。

她拖出她的二手电单车，摆出一个夸张又作怪的绅士动作，“历以宁小姐，你的护花使者欧尔培先生今晚缺席，要应付期中考试，所以，请你将就点，给我这个机会护送你回家。”她促狭精怪的眨了一下眼睛，“我保证如果沿途不幸遇上歹徒想劫财劫色，我会毫不客气、毫不迟疑的拿起喷漆往

林燕妮作品集

你脸上喷洒，免得你的花容月貌比花花绿绿的钞票更吸引人！到时候你若有了什么闪失，我可不好向欧尔培那个大情圣交代啊！”

历以宁被她娇情的动作和言词逗弄和哭笑不得了，她红着脸窘迫又不胜娇嗔的斜睨了她一眼，“蓓莉，你在胡说些什么？怎么好端端地扯起劫财、劫色的事来着？”

“我可是实事求是，一点也没胡说喔！”赵蓓莉煞有其事地撇撇唇，半真半假的哼道：“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诚如你刚刚所说的，台湾这几年的治安实在是令人担忧焦灼，而根据正常的判断，一般歹徒遇见了我这种长相安全，乏善魅力的男人婆，恐怕只会洗劫钱财，而没兴趣做更多的骚扰，如果对象换成天生丽质的你只怕难说罗，所以，她戏谑地眨眨眼，“女人长得平凡正常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让色欲熏心的歹徒倒尽胃口，而和你保持一百公里以上的安全距离！”

“瞧你！愈说愈荒离谱了。”历以宁没好气地瞅着她数落道：“如果你妈要听见你说的这些话准会被你气得火冒三丈、七孔流血的！”

赵蓓莉不以为忤的耸耸肩，大刺刺地跨上她的电单车，戴好安全帽，一等历以宁就座，她便快速地发动引擎，急驰而去。“她要七孔流血我也没办法，谁教她的遗传因子是如此的精确可怕，把我的长相和个性都拷贝得如此维妙维肖，害我连一点选择和后悔的余地都没有，只能常常对着镜子兴叹造化弄人！”她叽叽咕咕的声音伴着隆隆的引擎声中回荡在空旷却不失热闹生气的夜幕中。

历以宁抿着嘴角再度失笑了，但，她真的是拿古灵精怪、反应敏捷的赵蓓莉没辙，所以，她只好让无奈而控制不住的笑意慢慢扩散在她那张五官分明，清灵娇好的容颜上，一抹温馨的感觉也跟着微笑轻轻地涌上她的心扉。



一下了电单车，历以宁心魂甫定的尚来不及出言数落赵蓓莉那近乎猖狂的飙车和她的驾驶技术，她的目光已被伫立在赵家公寓台阶的叔叔历仲贤抓住了所有的注意力。

娇嗔妩媚的笑靥立刻被怔忡疑惧的神色所取代。

赵蓓莉也马上察觉到她怪异而出奇静默的反应了。

对于历以宁这个嗜赌成性、不务正务、游手好闲、愧为长辈的叔叔，她除了不屑、反感和憎恶外，对于他无孔不入、死缠活赖的本领她真的是佩服极致又束手无策。

历以宁心中更有着千言万语也无以道尽的无奈和痛苦。

嗜酒如命的父亲已经在她悲惨而黯淡无光的童年岁月里制造了太多挥之不去的梦魇；更在她幼小脆弱而无比沉重的心灵种下永难磨灭的险影。

父亲死了，她虽然伤心悲痛，但，相对的，悬在心头的十字架也跟着解除卸下了。

谁会料想得到，她那个时候还买过棒棒糖给她的叔叔会在迷上赌博弄得家破人散之后，厚颜无耻地纠缠上她。

刚开始只是两、三千就可以打发他无理取闹的纠缠，但，慢慢地，他的胃口愈养愈大，赌博的瘾像吸食吗啡般腐蚀了他做人的尊严，也让他沉溺其中无以自拔……

家破人亡的教训只是在清醒时的一阵震痛而已，事实上，他的理智早就被赌博的乐趣给吞噬了。

为了筹凑赌本，他像吸血鬼般如影随形，把历以宁当成他的摇钱树，不管历以宁躲到天涯海角，他都有办法找到她，进行鬼魅般的索讨和压榨。

历以宁对他如黑洞般深不见底、永无休止的需索贪要，早就从同情、怜悯的心态转换成一种深沉而疲惫的无奈了。

“叔叔，你的赌本又输光了？所以，尽管夜凉露重，尽管

林燕妮作品集

蚊子猖獗，你仍然不畏辛苦地等候在这里守株待兔？”她不徐不急的开口打破这份令人极不舒服的沉寂，幽柔沉静的语气里比平时多了一份辛辣尖锐的意味。

历仲贤尴尬地干笑了一声，“这——以宁，你讲话何必夹棒带枪呢？我们叔侄俩这么久没见面了，叔叔十分想念你，今天刚好和朋友在这附近喝酒谈心，所以，就顺道弯过来看看你了。”他说得冠冕堂皇，可惜却无法打动历以宁那颗早已冷却麻木的心。

“顺道？说得好听，我看你根本是专程来要钱的，这看人只是顺便编出来的藉口吧！”赵蓓莉嗤之以鼻，冷不妨地开口揶揄他。

历仲贤闻言脸色微变，有求于人的他还是强迫自己压下所有怏怏不快的反应，露出了他世故而虚浮的笑容，“这么说岂不是太难听了一点？这——朋友尚有通财之义，又何况是亲如骨血的叔侄关系呢？”

“叔侄？”赵蓓莉冷哼了一声，她目光如炬的瞪着他，毫不客气地讥刺道：“人家的叔叔懂得照顾侄儿、侄女，而你这个沉溺赌桌只会剥削敲诈的叔叔居然敢在这里攀亲带故，大言不惭？！”

历仲贤脸色一窒，任凭他再怎么老于人情世故，这时面对着咄咄逼、尖牙利嘴的赵蓓莉竟也被她挖苦得羞恼交集而无言以对了。

“蓓莉，你先进去，我跟我叔叔谈过话后马上就回家。”

赵蓓莉连忙摇头反对，“我才不放心留你一个人跟这个吸血鬼在一起呢！为了赌博，他连妻儿都可以抛弃不顾，谁知道这个六亲不认的赌鬼为了钱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

历仲贤被她尖刻凌厉的攻击和讥讽激得老脸发青，但，投鼠忌器的他此刻却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只好按捺下满腔的怒气稍事忍耐了。